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580/15-16號文件
(此份逐字紀錄本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580/15-16
(This verbatim record has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Friday, 4 December 2015, at 2:30 pm

檔號Ref : CB2/H/5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馬逢國議員, SBS, JP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G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林健鋒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JP

李慧琼議員, JP

陳克勤議員,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Chairman)

Hon MA Fung-kwok, SBS, JP
(Deputy Chairman)

Hon Albert HO Chun-yan

Hon LEE Cheuk-y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GBS, J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Prof Hon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PhD, RN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SBS, JP

Hon Cyd HO Sau-lan, JP

Hon Starry LEE Wai-king, JP

Hon CHAN Hak-kan, JP

Hon CHAN Kin-por, B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梁家騶議員
黃國健議員, S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易志明議員, JP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BBS
范國威議員
莫乃光議員, JP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鑾議員, JP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Dr Hon LEUNG Ka-lau
Hon WONG Kwok-kin, SBS
Hon IP Kwok-him, GBS, JP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 GBS,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Hon LEUNG Kwok-hung
Hon Albert CHAN Wai-yip
Hon WONG Yuk-man
Hon Claudia MO
Hon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Hon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Hon NG Leung-sing, SBS, JP
Hon Steven HO Chun-yin, BBS
Hon Frankie YICK Chi-ming, JP
Hon WU Chi-wai, MH
Hon YIU Si-wing, BBS
Hon Gary FAN Kwok-wai
Hon Charles Peter MOK, JP
Hon CHAN Chi-chuen
Hon CHAN Han-pan, JP
Hon CHAN Yuen-han, SBS, JP
Hon LEUNG Che-cheung, BBS, MH, JP
Hon Kenneth LEUNG
Dr Hon KWOK Ka-ki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Hon SIN Chung-kai, SBS, JP
Hon IP Kin-yuen
Dr Hon Elizabeth QUAT, JP
Hon POON Siu-ping, BBS, MH
Dr Hon CHIANG Lai-wan, JP
Ir Dr Hon LO Wai-kwok, SBS, MH, JP
Hon Christopher CHUNG Shu-kun, BBS, MH, JP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梁耀忠議員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王國興議員, BBS, MH

Hon LEUNG Yiu-chung
Dr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Hon WONG Kwok-hing, BBS, MH

林大輝議員, SBS, JP
張國柱議員
陳家洛議員
麥美娟議員, BBS, JP
郭偉強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廖長江議員, SBS, JP
鄧家彪議員, JP
鍾國斌議員
謝偉銓議員, BBS

Dr Hon LAM Tai-fai, SBS, JP
Hon CHEUNG Kwok-che
Dr Hon Kenneth CHAN Ka-lok
Hon Alice MAK Mei-kuen, BBS, JP
Hon KWOK Wai-keung
Hon Dennis KWOK
Hon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SBS, JP
Dr Hon Helena WONG Pik-wan
Hon Martin LIAO Cheung-kong, SBS, JP
Hon TANG Ka-piu, JP
Hon CHUNG Kwok-pan
Hon Tony TSE Wai-chuen, BBS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戴燕萍小姐
內務委員會秘書

Miss Flora TAI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政務司司長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張建宗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黎棟國先生, SBS, IDSM, JP
保安局局長

Mr LAI Tung-kwok, S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張雲正先生,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Mr Clement CHEUNG Wan-chi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楊潤雄先生, JP
署理教育局局長

Mr Kevin YEUNG Yun-hung, JP
Acting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梁坤志先生
署理政府統計處處長

Mr Stephen LEUNG Kwan-chi
Acting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吳慧蘭女士, JP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首席經濟主任(5)

Ms Reddy NG Wai-lan, JP
Principal Economist (5), Econom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Facilitation Unit, Financial Secretary's
Office

何珮玲女士, JP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處長

Ms Doris HO Pui-ling, JP
Head, Policy and Project Co-ordination Uni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馮秀娟女士
法律顧問

Ms Connie FUNG
Legal Adviser

梁淑貞女士
總議會秘書(2)6

Ms Alice LEUNG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黎佩明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2)6

Miss Karen LAI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6

譚桂玲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2)8

Ms Jasmine TAM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8

黃家松先生
議會秘書(2)6

Mr Richard WONG
Council Secretary (2)6

張慧敏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2)3

Ms Anna CHEUNG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2)3

簡俊豪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2)7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7

人口政策 —— 進度報告

(立法會CB(2)364/15-16(01)及(02)號文件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提供題為"人口政策——策略及措施"的文件)

主席：各位同事，時間到了，亦有足夠法定人數。請同事邀請政府官員進入會議室。

今次的特別會議會在下午4時結束，而第八次例會將會在這次特別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

我提醒同事，有意發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在決定議員的提問次序時，我會考慮議員在先前的特別會議上的提問次數、議員的政治黨派，以及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先後次序。我亦提醒議員，發問內容應盡量精簡，並建議每次發問的時限為5分鐘，包括議員的提問及政府當局所作的回應。我告知同事，一如以往舉行特別會議的安排，是次會議將會製備逐字紀錄本。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件和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已經透過立法會CB(2)364/15-16號文件發給大家。

歡迎政務司司長和其他政府官員出席今次會議。今次特別會議的議題是人口政策的進度報告。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各位議員，很高興有機會再次在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向大家交代人口政策的工作。今年年初(即1月份)，在行政長官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有一系列關於人口政策的措施。我們在4月的時候得到主席的同意，亦曾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大家交代施政報告中公布的人口措施的籌備和推展工作。很高興在2015年結束前，再有機會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各位議員匯報這一系列措施的最新進展。

由於我們已經提交一份很詳細的文件，我不想在此再花時間作簡介，倒不如直接進入提問環節。我和我的同事很樂意回答各位的提問，多謝主席。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看完這份文件之後，我覺得整份人口政策的進度報告，或者整個人口政策的討論，搞了一場"大龍鳳"之後，根本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根本上是完全"無料到"，解決不到問題，是很零碎地制訂政策。當然，有些政策只涉及政府本身，尤其是不需要資源的，例如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等，這些你們當然做得到。"搵工人笨"的那些，你們也做到，例如在建造業增加輸入外勞，這方面便做到。但是，真真正正的勞動人口下降問題，卻完全交不到功課，零進展。

尤其是當局上次的諮詢報告，或者整份文件，有幾項計劃都淪為空談，家庭友善僅屬空談，這方面我曾多次批評，不必再多說。標準工時沒有，家庭友善沒有，在增加婦女勞動力方面，當局又做了甚麼呢？

你提及一些很瑣碎和微不足道的措施，就當作做了工作，例如延長幼兒中心的服務時間，只是延長時間而已，不是增加名額。還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之下的一些工作，但卻完全不是在一項政策下推動婦女就業，這方面完全是"雞嘍咁少"，而非真正努力落實一項大政策，完全沒有力度。

我覺得就整個勞動人口而言，大家看到一個數字，你們估計將來的勞動參與率會低很多，由百分之五十幾，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幾，如果要實數的話，我可以立即看看文件。其實你看到，勞動參與率低了這麼多，最要緊的是，當時你自己也曾經說過，婦女就業本身是一個最大的潛在勞動力。但是，你沒有解決托兒問題，即課餘托管的問題，始終解決不到。

司長，我覺得你整個人口政策根本是失敗，零政策，只有預估，沒有真的改變，這方面我覺得非常失望，尤其我想你回答婦女勞動參與率方面，你們要承認，是"雞嘍咁少"。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人口問題的挑戰非常大。政府統計處在今年9月份亦在一個人口普查和中期人口統計中作出另一個慣常預測，同樣印證了兩大人口挑戰都是迫在眉睫，一個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就是勞動人口將會在2018年下降，另一個就是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急速。

所以，對於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所建議推行的一系列措施，我們非常積極和努力跟進。但是，要徹底解決問題並不容易。我們不能夠減慢人口老化的速度，因為香港的出生率低，亦不容易提升。

所以，勞動力便成為重點策略之一。有關文件有3頁提及如何可以釋放更加多勞動力，不論在延長退休年齡或是鼓勵長者就業，以至釋放婦女勞動力方面，我們都做了不少工作.....

李卓人議員："雞嘍"。

政務司司長：.....當然，效果未必可以即時產生出來。請張局長向李議員闡釋我們在釋放婦女勞動力方面的工作。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司長。李議員，任何一項重大的措施，例如有關釋放婦女勞動力的措施，並非一項單一措施便能夠完全釋放婦女勞動力，一定要結合不同措施，才能發揮其功能。正如司長所說，需要一定時間，才可以一一落實，發揮效應。

我們正採取數項措施，肯定會有一定成效。第一，有關文件亦有交代，我們透過攜手扶弱基金，為中小學生推行規模龐大的課餘學習和支援計劃，目的是讓一些基層小朋友留在學校，不但接受輔導服務，其實是全人發展，包括待人處事、通識、語文等，目的是裝備一些基層家庭的小朋友，現在的反應十分正面。根據這項計劃，商界每贊助一元，社會福利署便相應支付一元，最高以300萬元為限。這項計劃的反應很好。現在我們有5,000萬元商界贊助，社會福利署要支付5,000萬元做配對，即總共1億元，可以提供2萬個這類名額，有70多項獲批計劃已經開展，剩下來的10項會陸續做。

我們估計，就這2萬個學生而言，由於他們可以獲得支援至晚上，有1 500個婦女因此可以投身工作。由於我們看過就有關計劃提出的申請，因而作出這個推算，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

主席：劉慧卿議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可以繼續嗎？

主席：請盡量精簡，因為沒有時間.....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第二，僱員再培訓局亦有一些"零存整付證書計劃"和"先聘用後培訓計劃"，例如在安老院舍；又例如一些新移民婦女，她們在成功完成數項指定的半日或晚間制課程

後，便可申領與相應的全日制課程具相等資歷的證書，從事多項工作，例如做"陪月"等。透過這一連串計劃，只要給予一些時間，便可以落實得到。加上我們延長了托兒服務的時間，會產生一定的效果。多謝主席。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司長剛才提到生育率低，但卻沒有甚麼解決辦法。當局預計人口會由2014年的724萬人，上升至2043年的800多萬，即人口會增加。既然人口老化，我們便應該致力提升生育率，鼓勵年輕人，令他們覺得有前途，不要移民等。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些方面多做工夫呢？未來會有800多萬人，當中有多少是從其他地方來港，包括由內地移民來港呢？

司長，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非常苦惱、非常憂心，可能亦因為這樣而不打算生育孩子，甚至有些打算移民。對於如此憂慮的看法，當局在處理人口政策時有沒有思量過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當然，生兒育女是個人的選擇，也有很多因素。我先請署理政府統計處處長梁坤志先生向大家闡述今次作出800多萬人的口推算當中的一些假設。

主席：處長。

署理政府統計處處長：我們今次在推算方面，人口增長其實有三大主要部分，即出生、死亡和人口遷移。出生方面，我們剛才已提過，出生率會維持在一個低水平，即每1 000名婦女中平均1個只生育1.1或1.2名子女，這情況不會特別改善。

死亡方面，仍然保持穩定，因為死亡率相當低，與過去的數字比較，我們相信死亡率是偏低的，變化應該不會太大。

至於人口流動方面，其實最大部分是每天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人士。我們過往的預測以每天150個配額進行估算，今次我們因應最近看到的趨勢，即是使用這個配額的人數不足，所以我

們根據過往的趨勢估算，未來中長線而言，最終約為每天100人左右。這數字令我們中長線的人口估算比上次大幅下跌。

至於外地專才來港等方面，我們也是根據過往的趨勢估算未來的情況。多謝主席。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我想告訴司長，其實很多年輕人十分希望特區政府推行一些政策，讓他們看到有前景、有希望。是否生兒育女，當然由他們決定，但現在整個社會也被這種很低迷的氣氛籠罩着，為何當局不推行一些政策——房屋也好，向上流動等各方面——令年輕人可以更朝氣勃勃呢？不要只經常說人口老化，這樣推算下去，我們的人口還會一直縮減。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培育青年人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尤其是近一、兩年，行政長官每年也在施政報告中重點談及培育青年人，包括在教育方面，即所謂多元教育、多元出路。除了正規教育，我們近年亦鼓吹加強職業教育，讓青年人有更佳的在職培訓和工作前景。

另外，為了讓青年人有更多希望或對前景有比較積極的態度，我們在經濟多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夫，所以.....

劉慧卿議員：你做了些甚麼？

政務司司長：稍後的財務委員會會議會討論到一份文件，當中闡述我們在創新及科技方面的工作。今個星期，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有過萬人聚集在香港，這是一個設計營商周。我們覺得，對青年人來說，創意產業也是一個非常具吸引力的經濟產業，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工作。

今天的時間未必足夠，不過如果劉議員有興趣，我可以找個機會再跟她談談我們對於創意產業，無論在設計方面的工作.....

劉慧卿議員：你現時這個預測，就是年輕人的生育率等各方面均十分低，即是十分悲觀的預測，我就是問你是否可以.....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已經說過，劉議員，生兒育女是個人的決定，有很多考慮因素的。

主席：張超雄議員。

張超雄議員：主席，正如司長剛才所說，人口政策其中一個挑戰就是人口急速老化。我們現時的安老政策其實已經非常落後，名義上是居家安老，以院舍服務為後援。實際上，安老事務委員會委託港大進行的研究指出，在運用公帑方面，每投放一元到社區照顧，便投放6.7元到院舍服務。實際上，如果今天家中有長者，面對24小時的照顧，真的沒有甚麼選擇。如果大部分人也需要上班賺錢，其實只能把長者送到"私院"，一些質素十分參差的私營安老院。

我想這點司長也很清楚。我曾拜讀你的文章，你亦曾談及這方面的感受。如果司長也要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一般市民，若家中有長者，那怕只是跌倒，其後出院——即使尚未康復，醫院亦要他出院——需要24小時的照顧，在飲食、行動方面都不能自我照顧，我們便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要把他送到"私院"。這簡直是我們現代的《檣山節考》，把他送去一個我們也不願意送去的地方。

可是，現在面對急速的人口老化，對不起，司長，你說有這麼多頁、如此詳細的資料，但卻完全沒有處理人口老化之下的長期護理需要。在世界各地也有長期護理政策，而有關政策不單是說老人家，而是說所有需要長期護理的人，包括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而且很多社會也有一些長期護理的保險制度，讓老人家也好、有長期護理需要的人也好，若他們面對這困難，有充足的服務，社會有充足的資源。現在我們對這件事卻視若無睹，不予理會。

未來人口老化如此急速，我想問司長，在當局的人口政策當中，除了輕輕提及的增加甚麼護士、牙醫等根本完全搔不着癢處的做法，有否考慮長期護理的政策？不要再跟我說甚麼安老服務計劃，當中只涉及很小部分，我們要面對長期護理的問題，不可能把它當作是家庭可以承擔的責任，問題已經"爆煲"、已經"穿崩"，我們根本在進行現代的《檣山節考》。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首先，我必須提出，讓各位議員知道，當日我們做人口政策的文件時，已經表明不會重複一些在其他政策範疇已經開始計劃的工作。有關安老服務或安老照顧這一環，是由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處理，所以不包括在我們人口政策的一系列措施裏面。因此，今天這份匯報的文件，也沒有詳細交代安老服務方面的進展。如果張超雄議員有興趣，我相信張建宗局長十分樂意在其他場合向他交代，但是……

張超雄議員：主席，正正因為我知道那並不包括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所以我現在說的是另一回事，不是張建宗局長所負責的安老程序計劃，那是做不到的。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如果說這一屆政府在安老服務方面沒有做過工夫，似乎不太公道。最近，我跟張局長聯合主持有關2016年施政報告福利界的諮詢會，出席的社福機構大體上也十分認同本屆政府在安老、扶貧、助弱方面的確有下工夫，但當然，隨着人口急速老化，要多做工夫，所以無論在硬件方面，即建設更多特設的安老院舍，以至軟件方面，如何能夠加強護理人手、加強社區和家居照顧，也正在做工作。不過，正如我所說，今天這份文件沒有交代這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們最初在今年施政報告所提的人口政策措施，也沒有特別談及安老的部分。

張超雄議員：主席，真是不好意思，我想司長完全迴避我的問題……

主席：請你在其他場合再追問。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多謝主席。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會推行吸引外來人才的措施，其中之一是推行一項試驗計劃，吸引移民第二代回流香港。這個計劃的目標當然十分好，希望吸引一些學歷較

高的年輕人士回流，但推行了幾個月之後，效果似乎不算十分理想。文件指出，推行該計劃5個月後，只接獲161份申請，90份已獲批。我想問政府是否有一個初步的看法，譬如申請者的情況如何？年齡分布如何？是否傾向一些專業人士？申請反應不算太熱烈，究竟是因為大家不了解情況而躊躇不前，還是因為我們的計劃吸引力不足呢？政府如何評估這個計劃？在這個很初步的階段，反應是否符合政府本身的預期？政府有些甚麼要求？此外，試驗期會直至何時？何時才有下一階段？下一階段的計劃為何？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馬逢國議員的提問，我對於這課題是有些親身體會的，因為自從我們在今年5月推出計劃後，我與其他司、局長在外訪時，也會與在當地居住或工作的香港人會面，並向他們介紹這項計劃。整體而言，反應是正面和積極的，他們歡迎這項計劃。

當然，由於計劃只是推出了短短半年，就今天收到的申請和獲批申請而言，究竟反應屬於熾熱還是冷淡，其實很難說。我認為最低限度，在我的親身接觸中，他們的反應基本上是很正面和積極的，但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某位人士在外國接受教育，而且有一份工作，要他決定回流香港，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需要一段時間熱身，讓他們考慮情況，並了解更多香港的經濟現狀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基本上，起碼就我所知道，反應是良好的。就有關數字或具體個案，請保安局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多謝司長。根據最新資料，截至上月底，我們共收到190份申請，在這190份申請中，已經處理了100份，來自的地區和國家主要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荷蘭和英國等地。申請者年齡的分布主要集中於我們所計劃的範圍內，3個年齡組別的人士最多，包括21歲至25歲、26歲至30歲，以及31歲至35歲。當中除了本人的申請外，我們亦收到少數由配偶和子女提出的申請。

我近日亦曾到訪加拿大，舉行了數場有關的演講。我認為在座的朋友也是極有興趣的。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一名母親駕車3小時，帶同她的兩名女兒到來，由此可知，她們的確是有興趣的。可是，正如司長所說，我們不可以在數個月內，讓所有有興趣來港的人作出決定，因為實際上，這是人生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

當中有否一些成功例子呢？我也可以舉一、兩個例子，我們把這些例子拍成視像短片，播放給其他人觀看。有一名在法國出生的女孩子，來港從事室內設計工作，而且更帶同朋友一起前來，相當開心。另一位是由馬來西亞回流的女士，她的母親在香港生活，所以她的母親相當開心，因為女兒回來了。這位女士現時在一間電子公司擔任行政總裁的助理。

其實，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便看到，當計劃一直推出時，是需要時間的，在推出後會引起共鳴，再而繼續推動。因此，我們會持續進行有關工作。入境事務處已經派人前往歐洲，我們隨後會去美國，希望在人才主要集中的地方，即以往較多香港人選擇移民前往的地方。我們首先會前往有關地方，其後亦會持續做工夫，與他們保持聯絡。多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尚未答覆馬議員究竟試驗計劃的期限為何。基本上，暫時是沒有期限的，但為何會稱為試驗計劃呢？就是我們希望不斷按照實際情況，檢視計劃的執行情況。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多謝主席。我想提出的問題，相信司長定必記得。在你上次談到人口政策時，我曾經送過一份有關婦女就業的研究給司長。你說政府現時有推行一些措施，但我認為這些措施與我們所說，現時社會要釋放數十萬婦女勞動力的目標，相距是很遠的。

我記得我當時給你的文件提及很多事情，包括香港的婦女參與率為何會較其他先進國家為低，包括低於日本，當中的原因眾多。例如你剛才提到，延長托兒時間，我認為是好的。你提到課餘中心，我認為也是好的。可是，單靠這一、兩項措施，可否解決婦女就業的眾多問題呢？

我想舉一個簡單例子，很多婦女在生兒育女後，在面對小孩0歲至6歲的階段時，老實說，她們的工資不足夠讓她們聘請傭人照顧孩子。當面對自己的家庭重擔，她們最後便被迫放棄工作，返家照顧小孩。就着這些婦女，在我進行研究時，她們也告訴我，由於要照顧小孩才未能投身工作，而這羣婦女的年紀不大，約三、四十歲。

所以，面對這羣富有勞動力而又很想重投社會工作的婦女，政府在整體上怎樣可以多作籌劃呢？我認為有很多事情可以考慮，例如剛才提到的托兒服務。托兒服務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剛才提到可以延長托兒服務時間外，其實托兒服務本身的分布點又是否足夠呢？局長很多時候也說，已經推行了社區保姆計劃，但嚴格上，推行方式可說是不三不四。現時基本上是由義工去做，但看看台灣的情況，台灣在20多個不同地方，也有一套政策，這些也是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資料，看看如何解決社區上的照顧問題，當中亦有很多不同條款保障婦女，以及保障幫忙照顧的人，而非像現時般採用義務工作性質。

我認為類似的內容 —— 其實不止香港 —— 很多國家和地方也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經驗。如果需要，在我上次向局長提供的研究中，台灣在社區照顧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由獨立部門處理，而非像我們現時般，由勞工及福利局轄下不知道甚麼單位隨便負責，以致推出多年仍然不成功，既不成功，也沒有作出總結。

此外，我亦想強調一點，就是現時很多女性在就業上也會遇到另一個問題，事實上，香港很多女性也放下了身段，除了擔任家務助理外，她們也會到油站工作，即是說，如果有令她們滿意的條件，她們願意投身工作。但有些情況，其實也是令她們覺得不服氣的，例如同工不同酬，如果到平等機會委員會看看有關投訴，有七成人士也認為自己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就着這個問題，有關歧視的法例在回歸前已經訂立，但問題至今仍然反複出現。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連續性合約的"4118"規定。很多時候，我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沒有處理到短工時的情況。女性很適宜從事短工時的工作，但偏偏根據我們現時的《僱傭條例》，可能是讓僱主逃避了。由於她們不被承認為勞工，因而不受有關條例的保障。

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托兒的具體問題、有關歧視的問題，以及長工時的問題，當然，長工時是屬於標準工時的問題。很

多外國經驗也指出，婦女在生育小孩的一年內也是受保障的，因為始終她們的小孩仍然年幼並需要照顧，如要保留她們的職業崗位，需要很多其他保障，還有為兼職僱員提供法律保障等。司長，這一連串的問題並非新出現的問題，我曾經向你提出，我想問一問你的看法如何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詳細回答，但我只想指出一點，當我們提到釋放女性勞動力時，並不等於所有女性都需要投入社會工作，因為如果婦女育有子女，我們亦同時希望創設一個家庭友善的環境。所以，如果婦女在子女年幼時留在家中照顧子女，我認為也是社會應該認同甚至讚賞的。所以，陳議員剛才說，被迫返家照顧孩子，我有些保留。

不管如何，我們的數據顯示，相對於整體社會情況相近的新加坡，我們的婦女參與勞動力低了8個百分點有多。所以，我們會專心看看這大約8個百分點。如果其他城市和國家可以做到，我們便要看看有何地方可作改善，例如托兒服務便是很重要的一環，而陳議員剛才提到的其他問題，我請張局長作回應。

主席：局長，你只有8秒鐘回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也許我在第二輪才回答吧。因為我的答覆相當長。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很多同事剛才問到的問題，我認為也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但大部分也是集中於勞工、本地勞工、有多少婦女就業和有多少人退休方面。然而，我認為人口政策的層次應該較此為高。到底我們到了某一年應有多少人口呢？這才是人口政策，外國的情況亦往往如此。若以外國的經驗來說，人口政策並不單是勞工政策。

具體來說，我想就文件第10頁(p)段和第11頁(q)段提問，即"吸引外來人才"的項目。談到吸引外來人才，假如所說的是人

才來港工作，較低層次的可能是指工人，較高層次則可能是指專業人士，但這種說法所指的似乎只是輸入勞工，日後若不再需要他們，便會請他們離開。可是，我們的人口政策是否應該參考新加坡的例子呢？他們吸引有能之士而非有錢人到新加坡，當這些有能之士到達新加坡後，該國政府便希望他們變成新加坡人。我認為這才是人口政策。

(p)段提到，入境事務處到歐洲國家、澳洲及新西蘭外訪，出席很多座談會，鼓勵人才來港。你們可否在此告訴我們，到了外國，例如北歐國家——它們是新加坡的對象——為了吸引人才，你們是如何向他們推銷的呢？我所說的並非單單來港工作數年，賺夠了便離開香港，而是如何吸引他們成為香港人。我們現在根本並非以此概念行事。我們所用的是入口勞工概念，而非人口政策的概念。這一點與新加坡有很大分別。人才到了新加坡，會打算落地生根成為新加坡人，所以會查詢子女教育及醫療等各項事宜。就此，政府可否作出介紹，向我們更清楚地解釋？

第二，那些人與你們傾談時，是否大多會查詢幼稚園或中小學的教育問題？他們都是年輕人，未必會關心醫療問題，多數只會問及教育問題。若是如此，我們是如何回應的呢？還有房屋問題，如今租金高昂，吸引他們來港後，他們該怎麼辦呢？如果無法處理這些問題，(p)段和(q)段的內容都會淪為空談。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有否預算，可藉人口政策吸引多少人呢？是1萬人、5萬人，還是10萬人呢？事實上，香港700多萬的人口，在只有0.9%或1%增長率的情況下，久而久之會出現萎縮。當然，內地每日來港的150人可稍作"幫補"。但是，從整體人口政策的角度而言，政府可否就吸引外國人才來港的事宜作出回應？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田議員的提問。首先，在吸引人才來港的問題上，我們並沒有硬性指標，但現時正循不同的計劃吸引優質移民來港。

不過，田議員說得沒錯，若要吸引投資者或專業人士來港定居，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配套。以我接觸的人為例，一般而言，他們都很重視3方面的條件。第一，他們如有子女，便一定會問及國際學校。他們首先會詢問香港是否有足夠的國際學校學

位，然後才考慮是否帶同子女移居香港。第二，是香港的空氣質素。第三，才是房屋問題，不論是寫字樓的租金還是住宅的租金。

就這三方面的工作，大家都看到本屆政府正在努力處理。舉例來說，在國際學校方面，香港其實是亞洲最多國際學校學位的城市，共有51間國際學校，超過4萬個學位，而現在的使用率達九成。所以，一般的海外投資者或專業人士來港後，如非特別挑剔，一定能夠找到國際學校的學位。無論如何，我們目前仍在擴展香港的國際學校。

在優質空氣方面，眾所周知，我們訂有《香港清新空氣藍圖》，亦打算逐步取締柴油車。至於房屋方面，更是不用在此詳述，行政長官已把開拓土地列作重中之重的作品.....

田北俊議員：司長，不好意思，我要打斷你的發言，因為我只剩下10秒發言時間。我們的政策，究竟是希望他們完成工作後離開香港，還是希望他們定居香港？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們當然希望他們以香港為家。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多謝主席。司長，人口政策確實對一個地區的長遠發展非常重要，因為人口政策若未如理想，這個城市可能會慢慢衰老，想要大力發展亦欠缺人才。隨着人口發展，各個方面若處理不當，將會衍生很多社會問題。

在你們的文件中提到，根據政府統計處2008年發布的"居住或長期逗留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的特徵"的調查，約有50萬港人在內地居住或長期逗留，其逗留方式可能不是落戶，而是來回往返香港與內地。在這50萬人中，扣除退休和求學人士後，有相當大部分人都屬於跨境家庭和兩地家庭。就這50萬人當中的跨境家庭和兩地家庭，政府有否在人口統計中把他們計入居住人口？如有的話，便有兩個問題需要司長關注。第一，若真的計算在內，是否已考慮他們對家庭服務的需求，即其所需支

援。假如他們舉家遷回香港，政府有否把相關的教育、醫療及房屋等問題納入考慮之列？

另一方面，對於剛才提到的50萬人口，政府有否研究當中跨境家庭和兩地家庭的人口結構？包括有些人會否已在內地求學並取得高學歷，屬高質素人才，又或他們的家庭背景是否屬於知識型？諸如此類的事項，政府有否作出統計，並考慮如何協助他們融入香港，變成香港人口的勞動力和一份子？政府有否考慮這兩方面的情況？以及有否在人口政策中照顧得到？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先請梁處長回答一下數字方面的事宜。

主席：處長。

署理政府統計處處長：多謝主席。關於剛才提到2008年就居於內地的港人的統計調查，我想說明一下，這項統計調查其實是在香港進行，所以我們訪問的是香港住戶，當中大部分已計入香港的居住人口。換言之，在所發表的人口數目中，這些人士大部分已包括在內。當然，有小部分人因居港時間較少，所以沒有包括在居港人口之內。但是，其他絕大部分都已包括在內。

當時在內地居住的港人未必需要長期在內地定居才會計算在內，可能一年內有超過一個月時間在內地居住，我們都會視之為"長期居住"。所以，統計數字已涵蓋大部分相關的香港人.....有些港人若長期在內地居住並很少回港，則沒有納入這項統計調查。我的補充到此為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假如葉國謙議員所指的是香港人在內地的配偶或子女，他們的確是香港人口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的增長原動力。他們透過單程證有序地進入香港，從而在港定居。相信日後亦會有此現象。為協助他們更容易融入香港，現時在他們等候獲

批單程證來港期間，內地已有非政府機構向他們提供服務，相信葉議員對此事亦相當清楚。

至於已由香港移居內地的人，特別是移居內地的長者，到底他們對香港的服務是否仍有需求，我們同樣十分關注。因此，政府統計處和醫院管理局現正合作研究這些移居內地的長者對香港醫療服務的需求。

主席：單仲偕議員。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有數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文件第4頁第8(a)段，根據新修訂的推算，人口增長率平均為每年0.2%，相對以前的0.6%是放緩了。但是，人口數字仍然會自去年2014年年中的724萬人，在未來29年，即接近30年，增加接近100萬人至822萬人，頂峰之後可能有機會回落。在這本橙色小冊子，當局之前的預期是到了2041年會達到846萬人。

我的問題有數點，第一，為甚麼這次修訂預算會放緩了？為甚麼人口增長會減少了？此其一。

第二，其實有沒有一些政策因素，可以進一步減少人口增長？因為這亦牽涉價值觀念的問題，香港勞動人口減少，當局的政策似乎是不斷鼓勵人來港。相反，我在街頭做事，市民則對我說："未來有那麼多人，有沒有辦法放緩人口增長？"

當然，人口增長有數個原因，政府統計處處長剛才也提過，一些是自然的人口增長，例如生兒育女，或家庭團聚等，但是透過政策誘因吸引更多人來港，是否市民大眾的要求？當局有沒有詢問市民大眾，想多些人來港，還是不想多些人來港？有些是避免不到的，家庭團聚、自然增長是避免不到的，但對於利用政策誘因吸引更多人來港，政府有否做過客觀的調查或研究？究竟香港市民想較多人還是較少人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先請梁處長解釋一下這次人口增長放緩的原因。

主席：處長。

署理政府統計處處長：多謝主席。剛才議員指出，我們這次以2014年為基期所作的人口推算，與上次我們以2011年為基期的推算有一定差距，指出最終在較遠的時期，可能有100多萬人的增長。我剛才亦略略提過，本港人口增長有3個主要部分，這次人口推算的增長率較低，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在於，過往我們用了每天150個內地來港單程證配額進行估算，但這次我們是根據過往數年的趨勢作出調整，因此中、長期而言，我們把這個數字調低至100。所以，這是一個主要原因，引致這次的人口推算和上次有一定程度的分別。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關於單議員的第二個問題，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城市，人口政策都要從一個很宏觀、很高層次的角度來看，難以很主觀問個別市民："你喜歡較多人還是較少人？"

市民大眾一定希望看到香港的經濟有所增長，生活越來越好。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香港經濟的增長需要靠一個所謂"人口紅利"，勞動力增加，我們的經濟便有所增長，另一個當然是"生產力紅利"。

現時看來，2018年開始，勞動人口便會開始減少，以致這個令經濟增長的因素淡出，這對香港的經濟非常不利。香港經濟逆轉，對市民不會有好處，所以，為何我們說，在這個時候，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真的要進取點，多做工夫。

單仲偕議員：司長，這個真的要辯論一下，經濟增長可以是總體GDP，可以是GDP per capita，但亦可以說生活質素，即所有東西一直增長，無論是GDP或GDP per capita也好，有增長的同時，生活質素可以是下降的。在這方面，你有否做過研究，或者與市民分享一下，究竟他們希望較優質的生活？還是高增長、低質素的生活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經濟增長和優質城市不是一個"零和"遊戲，我們可以爭取一個適當的平衡，既有適度的經濟增長，市民亦有一個優質的城市。我擔任發展局局長5年的經驗告訴我，這個平衡是可以做得到。

主席：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我想跟進剛才田北俊議員的問題，而司長回答得非常好。有關文件第13(p)段，我想司長澄清一下，對於田議員剛才提出的3個問題，為甚麼有些人要回流香港？為甚麼professional要回來香港？為甚麼第二代、第三代已移民的香港人要回來香港呢？他們回來香港有數個先決條件，正如司長剛才很清楚說了，例如空氣質素。空氣質素一直在改善，我相信我們做得到。

第二部分是房屋，房屋也不重要，因為房屋還有政策，他們也看到我們在這方面也做得到。

第三方面便是教育，這是有錢也買不到，這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回港，不單是為了自己，還為了下一代。如果他們選擇留在香港，便要對下一代交代。如果在教育方面，未能為他們提供優良的學校，空氣質素如何改善，房屋價格怎樣便宜，也是沒有意義的。

剛才司長說，在東南亞地區，香港的國際學校數目最多，有4萬多個學位。我並不是這樣看，因為一些國際學校，是真的讓富有的人入讀。我們現時邀請回來的是中產人士，很多中產人士未必可以負擔國際學校的學費，因為國際學校的學費真的比本地學費昂貴很多。

如果要享有優質教學，便要繳付昂貴學費，他們未必能夠負擔。很簡單，例如英基，現時政府鼓勵很多人回港，但他們的子女不能入讀本地學校，因為本地學校也沒有足夠學位提供給他們。這些回流人士的子女入讀哪些學校？入讀英基、國際學校等，但很多人真的負擔不起學費，而在國際學校當中，英基的學費相對較為低一點。

但是，現時政府政策不是這樣，根據政府政策，由2016年開始撤銷對英基的資助。當局的政策必須十分清晰，一方面要提供學校的選擇，即用英文教學的學校，但另一方面當局又取消對英基的資助，這對他們很不公平。這些孩子的父母同樣也有

繳稅，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主席，當局是否沒有對政策作深度研究呢？我問的這個層次，與香港的未來發展也有關係。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多謝石議員。他作為英基學校校董會的主席，很清楚這個問題，對嗎？

石禮謙議員：是。

政務司司長：特區政府對於國際學校的政策是清晰的，我們支持國際學校在香港開辦。支持的方式，第一是撥地，免補地價撥地，或者免收租金利用空置校舍設立國際學校。第二，如果要重新興建國際學校，亦有貸款的安排。除此之外，根據我們的政策，當局不會為國際學校提供經常性的資助，與本地學校、公營學校是有分別的。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接受，社會亦接受。

至於撤銷英基學校的資助，因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的磋商後，要逐步撤回對英基學校的經常資助。我覺得政策是清晰的。

石議員說，由於沒有資助，所以國際學校的學費偏高，這會否令想來香港發展或投資的人士卻步呢？這很難說，因為來香港的人都認為香港有發展的機會，所以，他亦願意繳付稍為高昂的學費，安排子女入讀。所以，我收到的一般意見主要關乎學位供應方面，對學費方面提出的關注相對較少，所以我們集中增加供應，滿足海外投資者或專才來香港的需求。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可以說說，我百分百同意司長所說.....你想想，一間名為Harrow的國際學校，它出售以數百萬元計的debenture，有哪些中產的有能之士來到香港，可以支付這筆款項？但是，我們不可以完全因為.....當然有國際學校、英基，以及另外一些學校，但對於那些不太富有、沒有甚麼權力，但決定回流香港的人，當局應該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以英文教學的學校選擇。

主席：葛珮帆議員。

葛珮帆議員：多謝主席。我記得司長出席上一次的特別會議時，我們亦討論過提供小學的課餘託管是有效釋放女性勞動力的措施。我想知道，經過這段時間，現時有多少所小學提供課餘託管？有多少名額？

第二，我想跟進生育的問題。香港現時很多人遲婚，所以生育上面對一些問題。我想問政府，鼓勵生育是否一項政策，如是，是由哪個政策局負責？是否不可以單靠家庭計劃指導會宣傳，政府方面也可以出力，例如資助輔助生育服務是否一個方法？因為現時公營醫院體系中，有3所輔助生育中心，為40歲以下沒有子女的女士提供輔助生育服務，但等候時間甚長，第一次見醫生也要等12至16個月，政府會否增加這方面的服務和擴大資助額，以縮減輪候時間？同時，如果我們鼓勵生育，是否只為沒有子女的女士提供服務，抑或同樣可以提供這項服務予已有子女但想多生一、兩個孩子的女士呢？

此外，如果想鼓勵生育，除了課餘託管、免費的陪月……政府資助的陪月服務是否也可以鼓勵生育呢？政府會否考慮這些建議呢？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葛議員。其實我們看了很多海外經驗，純粹利用政策措施鼓勵生育，並非很有效，但即使並非很有效，我們也願意嘗試和推行，所以，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把子女的免稅額大幅提高，將子女免稅額提高接近四成。

至於葛議員特別關心，具體詳述有關醫院管理局提供的生殖服務，我們是願意增加的，所以，高永文局長正進行研究，不過，很抱歉，因為今天沒有邀請食物及衛生局的同事出席會議，或許我會後請高局長向葛議員說說，自發表報告後，這方面的工作進展。

至於課餘託管服務的成效，請署理教育局局長回應；如有需要，張局長可以補充。

主席：局長。

署理教育局局長：多謝主席。我們現正推行的課後計劃主要是讓學校在課後舉辦活動，讓學生(尤其是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可以留校參加活動或課後補課。在今個學年(即2015-2016學年)，約佔學校總數的九成，換言之，有九成學校參與這項計劃，大約890間。多謝主席。

葛珮帆議員：主席，提供多少名額？是否890間小學都可以讓想留校的學生全數留下？

主席：局長。

署理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們這項課後計劃其實主要是幫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當然在學校舉辦活動時，並不會標籤這項計劃只提供……即學校舉辦課外活動時，是一系列的課外活動，而政府會撥款資助其中一些名額，以特別支援一些家庭上有需要的學生，例如綜援家庭或獲得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提供資助的學生，那批學生大約有20萬名。

但是，在舉辦這些活動時，學校通常的做法是，提供一些活動給普通學生或需要資助的學生一同參與，所以，其實當我們說有九成學校參與這項計劃時，其實是等於有九成的學校有舉辦課後支援或課後活動給學生參與。

葛珮帆議員：主席，課外活動似乎並不同課餘託管，即學校不時有課外活動，不等於媽媽每天都可以放心，暫時不用接子女放學，可以在下班後才到學校接回子女。這樣是否有點混淆視聽呢？因為我們說的是學校提供課餘託管。

主席：局長。

署理教育局局長：主席，在學校中，其實學生的年紀有相當大的差異。小學和中學都會有學校的環境，所以，課外活動通常不會是純粹的託管，任由學生留在學校如此簡單，我們通常會利用這些時間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教育活動。

葛珮帆議員：主席，我希望局方可以提供更多有關課餘託管成效的資料，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託管的服務。

主席：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司長，我也想談談，首先你的報告中第13(o)段提到吸引外來人才。其實飲食業並非只是擔心輸入內地人才，有西班牙的食肆告訴我，我們的管制太嚴謹，例如在西班牙的食肆提供一名經理級的廚師，讓他負責烹煮paella(西班牙海鮮飯)，他們認為煮這道菜需要很專業的廚師，香港人不懂，但他們想多輸入一名廚師也不獲批准。有印度菜食肆的東主告訴我，他們想輸入做naan的師傅，因為現時身處在香港的印度人即使懂得做naan，但由於廚房太熱，所以他們未必有興趣，但這方面也有輸入限制。

因此，我想提醒司長，現時人手如此短缺，其實可否令入境事務處的工作更容易。如果我們可以向該處提供指標，即香港食肆有50名員工，便可分配5個海外勞工名額，即十對一，食肆每輸入1名海外勞工，便可以請9個本地人，這樣是否較完全不准輸入好呢？限制如此嚴格，食肆完全無法聘請到員工。

第二，當然我最有興趣談的是你的報告第13(r)段，當中提到紓緩醫護人手。老實說，你在當中寫的問題，我也想給予一些意見。

第一，在考試方面，即使已經予以放寬，即多舉辦一次考試，但其實這個考試根本不是想海外醫生來港。你多舉辦一、兩次考試，若考生6次考試不及格，他不用6年才能來港，3年便可來港工作，但這是否好事呢？

此外，我的另一種想法是，其實這個考試可否.....如果你不相信海外的醫生，不如要求他們應考我們兩間醫學院的畢業生考試。既然你相信畢業生的考試，即通過這考試後可以執業，為甚麼不讓海外醫生應考這兩個考試呢？如果是錢的問題，政府可以多撥一些款項，或要求海外醫生向兩間醫學院支付考試費。

在實習方面，我們當然可以參考一些國家，例如新加坡，根本無須海外醫生考試，只要這醫生在其國家和地區已經執業，便讓他們在新加坡執業。

另一方面，談到放寬實習期，由一年改為半年，這樣較好，但亦有外國的經驗是無須實習的，只要海外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就無須實習。

第三，我想談談limited registration，你一天不作出更改，在海外已擔任醫生的人怎會來港？你給予他一年時間，他把在當地的根都拔起來了，舉家來到香港，但如果到了後年，你不批准他註冊，這樣他如何是好呢？

還有另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其實香港沒有足夠的專科醫生，但專科認可也是模稜兩可，即使讓他執業，也不等於有專科醫生資格。語言也有嚴格的限制，是否懂得英文或只懂得中文，便不應該讓他到港執業呢？所以，我希望司長考慮這數方面。

當然，我剛才忘記申報——免得別人繼續攻擊我——我的女兒和女婿都是在外國受訓的醫生，如果這個計劃做得好，他們可以回來為香港人服務。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稍後請保安局局長闡釋現時輸入人才方面，但我很簡單地回應問題第二部分。現時醫護人手短缺，我們如何可以吸引海外醫生來港呢？對於張議員的建議和觀察，我大致上是認同的，唯一例外是，他說多考一次試是用來令考生不及格，這說法並不正確。我看過數字——因為我昨天才與醫務委員會的主席開會——我看過數字，近年考試及格的比例上升，人數亦正在上升，不過仍然有空間可以改善，包括剛才說的有限度註冊等問題。所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是會跟進的。請保安局局長回答。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多謝主席。對於張宇人議員的問題，用老生常談的說法，如果我們要輸入一些外地專才，包括大廚都是外地專才，最重要的是他的技能，即他煮的菜式，在香港找不到其他人煮。其實我自己的經驗可能與張議員稍有不同，我也很喜歡吃西班牙海鮮飯，我最近由上環元創方開始一直吃到西環，亦有很多外國人吃。究竟是否每個人申請都獲批呢？我想入境事務處需要做某些基本的把關工作。

主席：陳恒鑌議員。

陳恒鑌議員：多謝主席。剛才司長回答葛珮帆議員的提問時表示，一些國家過去使用的鼓勵生育政策未必有用，這是事實。以"斬件式"的政策來鼓勵生育的確沒甚麼用處。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更全面研究，如何可以鼓勵生育。

舉個例子，在房屋政策上，司長的報告中提到，未來家庭數目的增長比人口增長為快。同時，每戶人數將由2.9人下降到2.7人，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變化，以往可能是大家庭，一家多口，有些親戚在附近居住，他們生育小孩子後都會有人幫忙照顧，但現時小家庭的政策.....即小家庭的社會趨勢，其實房屋政策應該要有相應配合。

例如現時新婚夫婦如果無法覓得居所，婚後沒有空間，他們亦不太想生育小孩。所以，如果要鼓勵生育，基本上需要有整體的配合，包括醫療、衛生上的配合，房屋政策的配合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問司長，會否比較宏觀和全面一點地研究這問題呢？

我的第二個問題與釋放婦女勞動力有關。根據文件的資料，幼稚園延長服務時間方面，會有5 000個名額。我曾嘗試致電我居住地區附近的托兒服務，看看究竟可否提供這些服務給普通家庭。基本上，不論我致電哪個區，都說沒有空位。所以，在這方面，希望司長有機會"微服出巡"，或嘗試致電那些日托中心或照顧小朋友的地方，看看是否真的可以覓得服務名額。假若找不到服務名額，政府應否在這方面加強服務呢？甚至在教育政策上，是否可以作出調整，例如在某些地區，為了釋放一些勞動力，或許會在中學或高小提供寄宿服務，即學生放學後可在學校寄宿。政府會否考慮這類政策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一個問題，我同意陳恒鑌議員的觀察，雖然我都是說那一句，生兒育女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個人的決定，但是有足夠的友善環境是重要的，包括醫療服務、教育、房屋。所以，我們每年的長遠房屋政策，都會按推算的住戶數目來做，由於住戶人數減少以致新增住戶數目增多，長遠房屋政策的推

算需求便會增加，所以我們是有考慮這個因素的。當然在目前的環境，我們要不斷開拓土地才能夠滿足現時長遠房屋政策中有關興建48萬個單位的要求。

第二點我亦是同意的，所以在免費幼稚園教育報告書中，儘管從教育出發，認為6歲以下學童半日制已經足夠，但實際上從我們的人口政策角度來看，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我可以對陳議員說，今次政府內部審議免費幼稚園教育報告書，以及將來公布的政策，都會有人口政策的角度。換句話說，對於怎樣可以適當地鼓勵多些幼稚園開辦全日甚至長全日，我們都會有正面的回應。

陳恒鏞議員：司長剛才提及小家庭的問題，其實這不單是增加建屋量的問題，而是整個房屋政策會否予以配合，例如親戚、朋友、家庭、父母在哪裏居住，可能盡量安排，甚至好像新加坡般，鼓勵居住在父母的附近多少公里，你便可以得到一個特別的優惠，即這類政策，我相信可以令到一家大小比鄰而居，有助於相互照顧。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會在會後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主席：胡志偉議員。

胡志偉議員：多謝主席。在這份文件中，有一個資訊是我想問問的，現時政府在推算人口結構變化的時候，其實有否將在內地定居、長居的一些香港市民計算在內？有否預測這類在國內長期定居的香港市民回流香港的比例？有否估算這類市民可能佔用公共資源的情況？這是一個技術問題。

第二，我關心年輕人的問題。司長，無論是你的文件或是政府任何的說法都指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年輕人的成長，或釋放其創意、創造力的可能性。我留意到，現時年輕人輪候非長者單身公屋的比例相當大，但每年房屋委員會只準備了2 200個單位來應對相關的需要，這其實會令到年輕人在面對安居——我不說置業——安居困難上，其實無法尋找出路，因為大家

都知道，要年輕人買樓置業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但連安居都沒有希望的話，將會成為整個社會年輕人怨氣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亦希望與司長討論的是，如果年輕人能夠安居的話，他已經本身擁有的知識、能力，可以透過安居之下累積資本，成為整個社會創業的基礎，這亦成為鼓勵中小企業可以進一步在香港發展的一個頗重要的元素，因為我相信年輕人除了打工做"樓奴"之外，都可以有機會透過累積資本，成為一個創業家。

但是，現時整個政策沒有這樣的做法的時候，第一，我想問司長會否研究、審視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的政策，藉以為年輕人帶來一些希望？如果按照今時今日的標準，輪候人士等待30年都輪候不到面試的階段。

第二，我們明白到要做這部分的話，必須要改變現時土地供應的情況，興建更多公營房屋來應對需要。司長你會否與陳茂波局長再研究，在現時有限土地資源之下，並沒有正視公營房屋的需要其實較私人樓宇更大這種狀況？因此，是否應該改變土地供應的比例，提供更多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令社會上的結構性問題有解決的路徑。

再者，若興建公營房屋的話，司長可以運用《收回官地條例》徵用一些農地或棕地，令房屋發展的方向可以更有效對應社會的問題，而不是無緣無故開發郊野公園，令社會矛盾增加。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先回答後面的問題，然後請梁處長闡釋技術方面的問題。

第一，胡議員都明白，公屋的資源非常有限，我們真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追得上，以及滿足現時10年興建48萬個單位的需要。在這48萬個單位中，已經是六四比，即是說公屋(公屋包括出租公屋及居者有其屋)的供應已經較私樓為多。

在現時公屋資源有限的時候，恐怕我不可能在此答允胡議員，再放寬這些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的政策，否則會對一些家庭及單身長者造成不公的現象。

我們希望集中更加多精力幫助青年人創業也好，或者發展其事業也好，希望他們事業有成，隨着房屋供應增加，他們有能力購買私人樓宇。

開發土地方面的困難，我不需要在此詳加描述，但事實上，真是越來越困難。即使在徵用土地方面、清拆方面，都面對很大困難。

主席：李慧琼議員。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問司長。

第一，關於香港家庭結構變化的一些觀察。有關香港家庭結構，中港婚姻的比率不斷上升。2013年，中港婚姻佔38%。第二個觀察，就是香港家庭的離婚比率持續上升。2013年，每1 000名人口，粗略估計，離婚人士比1991年上升了3倍。其實，無論是中港婚姻比率上升，以至離婚家庭的比率上升，我最擔心的是對他們的下一代、對小朋友的影響。

眾所周知，對小朋友影響最大、最深遠的就是其家人。如果這類家庭在香港越來越多，對小孩子的支援有沒有因為這種家庭變化而有所調整呢？我想了解一下，在人口政策下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司長多次提及，香港將面對嚴峻的人口老化挑戰。我們不斷需要新的勞動力，新生兒童是一部分，家庭團聚的小朋友是一部分，超齡子女透過單程證來香港團聚的安排亦是一部分。很多團體一直希望提高超齡子女的年齡限制。不知道司長有沒有考慮過這個要求？

另外，有沒有統計過，有多少名這些超齡子女仍在等待單程證來港完成家庭團聚的願望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請張局長回答第一個問題，黎局長回答第二個問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問題。小朋友在父母婚姻破裂的情況之下的福祉，我們是十分關注的。所以，社會福利署其實設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全港有60多間之多，提供不同層面的支援給這些家庭，特別是單親家庭。

當然，如果經濟有困難，我們有綜援系統，亦有一些重新裝備的課程，例如僱員再培訓局特別為婦女提供課程，為婦女重新裝備，以利她們就業。至於兒童的教育支援方面，例如託管服務——剛才有議員曾提出這問題——如果媽媽要工作，有些地區服務可以提供至晚上9時，甚至在"紅日"提供服務，即除了法定假期，有關服務在"紅日"同樣提供。現時這些新服務的目的，就是幫助這些單親家庭，特別是所謂"高危"的家庭。

當然，最終還是要在社區上為他們提供支援，教育、經濟需要及輔導方面，我們在輔導新移民方面要多做工夫。所以，在社福機構及社署系統中，我們有一整個支援網絡，亦有具體措施幫助這些家庭。

最近，若議員有留意，有關父母責任的問題，即父母離婚時如何保障孩子的福祉，因應法改會的建議，我們準備修訂法例，進一步確保孩子的權益，以他們的最佳利益為依歸。我們會作一連串的工夫。多謝。

政務司司長：黎局長。

保安局局長：關於內地簽發通行證予超齡子女方面，超齡子女的定義是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2001年11月1日或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的時候，申請人未滿14周歲。

至於具體有多少名超齡子女？內地和我們暫時都不能夠作出精確的統計。有兩點可以回應李議員：第一，我們理解到，內地並沒有任何計劃提高超齡子女的年齡。第二，自從超齡子女計劃開始後，總共接收5個階段的申請，公安部已經剛剛公布第六個階段的申請，由2016年1月18日開始，若親生父親或母親在1991年12月31日或以前首次取得香港身份證，而當時子女未滿14周歲，都可以申請。

據我們所知，到現時為止，公安部方面收到5萬多份申請，當中47 000多份已經處理完畢，已獲批准。通常他們一般在3個月之內能夠來港定居。今次的放寬期比較長，一放寬便放寬了5年。

我剛才說到，在時間上，現在做到1991年，與2001年相比，我們往後還要努力做工夫，尚有10年的申請期是要處理的。順帶一提，這一類超齡子女來香港之後，其實他們的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也變相合資格申請單程證來港。

主席：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主席，有關人口政策，其實在上兩次會議上，我提出了類似的意見。第一，該政策本身是否我們能夠全面控制？我曾多次批評單程證的問題，基本上我們是站在一個被動的地位。基於這樣的政策，令香港在規劃及其他政策配合方面出現極為嚴重的問題。由於人口的輸入與社會本身的發展，特別是經濟及整體公共設施的發展等，有密切的關係，若人口的輸入不受控，可能導致醫療、社會福利、教育及房屋等出現壓力。

司長在這份報告的最後一段談及下一步的工作配合。其實，現時基於人口所謂"不受控"而導致一連串問題，例如經濟和勞工等問題。現在每日有150人來港，如果針對這幾年建築工程的影響，可以輸入半技術或非技術勞工，可能對工程發展有幫助。例如房屋問題，現時已經出現.....今年可能欠缺4 000至5 000個單位，如果按照10年房屋計劃，單單是公屋，已經開始出現脫節或斷層的情況。現時有20多萬人申請公屋。很多這些問題都與人口政策有關，但我們自己本身又控制不到那部分。

我想問司長，現在既有長期問題，也有短期問題。在長期問題方面，剛才你也說過，勞動人口到2018年便會下跌，到了2043年，則整體人口下跌。這與人口輸入是有關的。當然，一觸及與內地有關的事，香港政府便好像"半殘廢"或突然變成啞巴，幾乎不懂說話，就算說話，都是"顧左右而言他"，不能針對問題。我們有沒有機會就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的問題，讓香港自己本身可以作決定，這是很重要的。一日不能自行決定，一日都是"顧左右而言他"，問題仍是死症。

有關在短期內輸入人口的部分，就香港現時社會上的需要，政府是否有一些事情真真正正可以做到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陳議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內地居民來港定居須按《基本法》的規定行事，但這並非他口中所謂不受控現象。事實上，這些居民是有序來港的，而且超過90%都是家庭團聚，是香港人與內地人士結婚，所以他們要申請其配偶或子女來港，這是基於人道立場，而且是非常有序地進行，這就是單程證計劃。雖然現時每天的配額是150，但剛才政府統計處處長已告訴大家，接近年的趨勢，這個配額可能並未盡用，所以在這次的人口統計推算中，在推算時所採用的假設上作出了一定的調校，而不是實際上的政策改變。這項政策是會繼續的。

第二，在輸入人口或輸入勞動力方面，事實上，我們現時有數個行業出現缺人的情況，大家都耳熟能詳，但要真正大量輸入勞工，在社會上極具爭議性。盧偉國議員隨時可以告訴你，現時建造界欠多少人。但是，要真正大量輸入建築界的勞工，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所以我們仍是按部就班，透過勞工處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內，根據某些略加放寬的計劃，希望能在這方面有所幫助。

陳偉業議員：輸入勞工的問題不是必然來自該150個配額，而且並非必然來自內地，可以從台灣、東南亞等其他地方輸入。按照當局的既定政策，人口政策要與經濟發展配合，當局可就這個問題獨立進行諮詢、獨立作出決定，不是每次都要等內地仁慈地放人來港。其實現時的150個配額等同種票的機器而已。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多謝主席。文件中提到家庭結構有所改變，即越縮越小，將來的家庭人口平均數只有2.7人；換言之，很多是一孩家庭，甚至是無孩家庭。其實我們這一代已經有很多一孩家庭，小孩子將來要一個人支撐兩個年紀老邁的家長，其實是很辛苦的。他們這一代仍然有表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扶持，但是到他們再組織一孩家庭的時候，他們的子女連表兄弟姊妹也沒有，是很孤苦伶仃的，由小至大都很孤苦，只能靠姻親，有多一些親友互相支援。

其實政府應考慮，提供更多社會服務，以取代這些家庭的支援。這些服務不單是安老的層面，因為他們由中年、壯年開始已面對很多生活上的困境、難題，由30多歲已開始需要其他人的支援。所以，請政府不要只從勞動力的角度制訂人口政策，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們考慮以社會服務代替家庭支援，現時中產長者退休有樂頤居，基層的老人家是否可以透過公屋的規劃，當中亦有一些公社化的設施，在他們身體健康未有問題時，能有多一些互相支援的社交生活，讓他們的健康不會衰退得太快，這是其一。其二，透過政策或措施來放寬家庭結構，當然，我心中其中一個放寬家庭結構，是認可同性伴侶結合，但其二，其實台灣有一個稱為《平等成家法》的法例，內容相當寬鬆。即使不是同性伴侶，但因為有深厚友誼，未必有血緣或姻親關係，但互相扶持，猶如家人，便會立法保障這兩個人法律上的權利及關係。政府是否可以參考和考慮這點呢？

第三，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透過放寬領養，令一些無孩家庭或一孩家庭亦可以盡社會責任，幫忙領養一些沒有人照顧的棄嬰，進而令其家庭可有父母子女，政府可否在下一階段的人口政策中考慮這點，而不是只說勞動力的問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謝謝何議員的意見。第一，我可以告訴何議員，我們不是以福利角度處理人口政策，而是全方位處理人口政策。例如人口老化的現象，如果純粹從福利角度，只要設立社會保障、安老院舍、社區照顧等便可以了，但這個所謂全方位角度，現時是包括如何可以建立一個長者友善的社區，包括如何可在我們的公共設施提供更多方便長者使用的服務。

舉例說，我最近曾參觀公共圖書館，館內有一些放大器讓老人家看書，亦在走廊增設座位讓長者坐下。這些工作我們會慢慢推展，希望何議員支持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無論如何，隨着家庭結構的轉變，政府的介入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要未雨綢繆，研究如何可以更好地照顧未來急速增加的長者人口。

關於領養的問題，請張局長回應。

主席：張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議員，在領養方面，社署有一定的要求，因為始終小孩子的福祉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定要查核領養孩子的成年人的背景。我覺得，你的建議值得我們考慮。在保障孩子利益的大前提下，我樂意與同事研究如何跟進。多謝。

何秀蘭議員："平等成家"方面呢？

政務司司長：或許我再說一個.....立法會議員如果有時間，我也鼓勵議員可以參觀一下。何議員剛才說，在社區提供一些地方，或你稱之為.....

何秀蘭議員：公社式生活。

政務司司長：.....公社式生活，讓長者互相照顧，提供更多其他服務。在葵青區的亮點項目，正正就是"醫、社、區"三方面的合作，我參觀過這些中心，我發覺對長者非常好。

何秀蘭議員："平等成家"方面可否簡單回答？

主席：時間已到了。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是否讓我發問？

主席：是的。

葉劉淑儀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問政府，人口老化問題，很多時被視為加重社會負擔、增加福利開支等。其實當局曾否研究，人口老化也有一個經濟角度，就是"銀髮經濟"可以帶動一些新產業，譬如醫療服務、保險等的需求都會較多。長者的消費是不同的，有否研究如何採用新科技，包括越來越好的醫療服務；或提高長者的生產力，因為部分長者仍可繼續投身工作；或利用信息科技來改良對長者的服務，成為新的產業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在賣地條款方面，會否確保有足夠土地提供長者設施，譬如剛才有同事提及，社區可否為長者提供更多服務？其實有一些NGO告訴我，譬如在提供膳食方面，長者越來越多，義工又越來越多，想幫手的義工來到後，幾乎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在土地需求方面，你們會否作出更準確的規劃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葉太的提問。第一，葉太的觀察是正確的，其實銀髮市場在香港未有充分發揮或發展，所以我們在鼓勵社企方面或其他商業工作上，都希望能發掘多一些這些銀髮市場的機會。至於利用科技改善長者的生活，是創新及科技局其中一項工作，我已第一時間向新局長說，他並非只是推動經濟發展，要用創新思維和應用科技來幫助我們照顧長者，我看到這方面有很大潛力。

第二方面，透過賣地方面，增加我們一般叫作GIC，政府機構和社區用地，我知道發展局局長正在詳細研究，但在研究的同時我們亦正在進行工作。大家有時候會看到一些申請撥款的文件，那些撥款其實正正就是，在取得撥款後，我們在賣地時會要求發展商提供有關設施，在設施建成後，我們會把錢回饋給發展商。這些工作我們會繼續進行，多謝主席。

主席：好的，多謝司長和其他官員今天出席我們的特別會議，合共有17位議員提問，多謝司長和各位局長。

(會議於下午4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6年1月6日